

基于布鲁姆“情知”平行交叠关系的文言文情感教学设计研究——循证于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

富冬梅

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52

摘 要： 本文基于布鲁姆“情知”平行交叠关系理论，深入探讨了高中文言文情感教学的设计与实践。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揭示了当前文言文教学中情感目标的实施困境。文章结合布鲁姆的情感教学目标分类体系，提出了认知与情感目标在文言文教学中的融通机制和路径，强调了教学设计应兼顾认知与情感的双重目标。文言文教学应通过认知与情感的交叠互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自信和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知情意行的合一，提高课堂质效，推动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

关 键 词： 认知和情感；平行交叠关系；深度访谈；文言文教学设计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Emotional Instruc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Based on Bloom's Parallel and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 Evidence from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Fu Dongmei

Nanshan District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2

Abstract： Based on Bloom's theory of the parallel and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emotional instruc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s.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mplementation dilemma of emotional goals in current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Combining Bloom's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emotional teaching goal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and path of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goals in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emphasizing that teaching desig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both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goals.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should cultivate students' aesthetic tast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the overlapping interaction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unity of knowledge, emotion, will, and action, improving classroom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core qualities.

Keywords： cognition and emotion; parallel and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in-depth interview; design of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引言

新课程改革和高考评价体系对情感教育非常重视，文言文教学实践发现文言文情感教学在目标设定、学生认知与情感差距、教学方式及评价体系等方面出现困点。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学生在文言文学习中的兴趣障碍、方法误区及情感体验不足，教师在情感驱动教学中有待进行创新实践。文言文教学课程不仅包括语言知识的传授、语言文字的基本技能训练，还应当注重通过文学作品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方法，达到知情意行的统一，提高语文核心素养。

一、新课程改革和高考评价体系对情感教育的重视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指出语文课程本身具有实施情感教育的先天优势，教学中应该注重文言

文情感教育，把学生培养成知情意行全面发展的人。文言文教学中情感价值观的培养与我国现阶段所提倡的培养核心素养的教育和素养课堂的教学方式相呼应，更能加强学生的学习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达到知情意行的融通。^[1]

二、高中文言文情感教学的困点

学生的认知程度和情感经历与文本中情感内涵的差距很大，文言文承载了学生日常生活中无法接触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2]

文言文课堂教学方式造成学生知情意行的分离。学生终日与一层层分解为知识点的“言”打交道，不见“文”的魅力和真谛，学生没有形成构建文言知识体系的能力。^[3]

文言文教学情感价值目标的评价体系不完善。情感本身带有极大的个体色彩，情感目标实现的缓慢性也会对评价造成困难。目前评价技术不适当，采用什么样的评价技术来测定学生的情感态度，这恐怕是实施困难中的最难点。^[4]

三、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循证要点^[5]

（一）研究理念

访谈提纲设计呈现文言文情感教学在课程实施和学习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教师和学生的聚焦教师和学生更个性化的观点和感受，以期从中发现情感教学的着力点，用更丰富的“情感因素”优化文言文教学设计，使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学生内心，探索文言文深度教学之路。^[6]

（二）样本选择

学生样本覆盖高中三个学段、不同选科组合、升入大学；教师覆盖不同教龄、不同职称、不同学段。

（三）循证要点反馈

【学生调查和访谈】

1.学情困点。大部分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被拦在了“读懂”这第一道门槛。

2.方法层面。

（1）把文言文等同于背诵，机械学习，死记硬背，扼杀了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和情感共鸣的契机。^[7]

（2）学生采用现代文泛读的方法来阅读文言文，与应试要求精度细读构成矛盾。在文言文教学中引入“情感”因素，也是希望能够“以情动人”，引导学生精读感悟，体会古人评点细读的方法要义，才能真正学有所获。

3.思维与情感层面

（1）文言文与当代青少年更有时空上的隔阂，历史背景知识匮乏、人生阅历不足导致学生很难身临其境，理解和认同古人的所思所想，尤其是对于古今价值观念差异较大的地方，如“忠”“孝”“家族伦理”等观念，学生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很难与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8]

（2）大部分学生情感更偏重自我，思维发散，与高中文言文学习偏理性、讲逻辑、重思维品质的要求相矛盾。

4.文言文育人功能的延迟性。很多已毕业的受访学生表示，成年后看到学过的文章会有不一样的体会，而且在课文中感受到的情绪、情感其实在生活中也经常遇到，只是没有明确的意识到或表达出来。

【教师调查和访谈】

1.教师执教理念。刚入职的年轻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更为多样，善于利用新技术，更看重文言文教学的趣味性；骨干教师更看重不同文体的特征，在文言文翻译字词、语法上更下功夫，积

极探索创新的教学思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在读写结合，文本解读方面做得更深入，组织学生活动更加有效。

2.教学方法。

（1）话题驱动。这是最常见，最直接的教学切入点，通过抛出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推动文言文教学进展。

（2）思维驱动。挖掘文言文文本的深度，引导学生从感性感受到理性思辨，则是更深层的情感驱动。高中教学作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部分，必须在深度上下功夫，学生天然有深度思考的渴望，如果教师能够帮助学生克服语言障碍，走入文本深处，学生还是能够与文言文深度共情的。

（3）文体切入。学生学习和新岗教师执教一般在阅读中更看重内容层面，但有些文章形式特征非常明显，这就需要教师灵活选择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关注解读文章更丰富的角度，如语言、风格、结构、文体等。

（4）文化驱动。文言文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文化的传承与理解，每一篇入选教材的课文都是优秀文化的载体，能够唤起学生与民族、传统、历史深层的情感链接，让教学走向深处，提升高度。

四、“情知”平行交叠关系与文言文情感教学的融通机制

（一）平行交叠关系的概念界定

布鲁姆对认知领域的划分厘清了学生心理认知发展过程的规律，强调了逐层提高思维认知水平。布鲁姆也就认知连续体与情感连续体相对称的内部结构关系做了具体描述，他认为如果达到了某个认知目标，适当的情感行为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在情感领域的所有层次上，情感目标都具有认知成分，人们也可以从认知目标中找到情感成分。它们既相互依存，又各自独立，而且认知的“掌握学习”和情感的“内化方式”天然地构成一个同一平面的交叠结构，即一方面关注知识的获取和理解，另一方面关注情感的表达和处理，让学生在情、知上得到对称教育和发展。这就是费斯廷格和海德提出的把情感变化作为认知行为的结果来研究，即所谓“平衡理论（balance-theories）”的依据，是布鲁姆在这个对称描述中认定认知能力高而情感也随之高的原因之一。

研究者更加倾向讨论二者的平行交叠关系，二者是互为手段和结果的。研究者认为人们的某种学习行为具有一种认知目的，在实现认知目的过程中，该行为引起一种情感目的，继而发生的情感变化作为认知行为的结果，从而达到一种更高级的认知目的。课堂不仅是认知活动的发生地，也是学科情感养成的重要场所。

（二）认知目标和情感目标在教学中融通的机制和路径

布鲁姆的“情知”平行交叠关系在学习过程中相互影响、协同发展，教学设计和评价应综合考虑这两个方面，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文言文情感活动仅仅停留于学生自我感受阶段，后续水平发展严重失衡，而且由于关键环节——内心体验的不完善，使得学生情感的发展陷入了瓶颈期。这意味着，学生的学习情感问题是一种教育结构的问题，不能片面归结为教师或者学生的个人因素。教学要根据认知领域和情感领域的平行交叠关系构建情感活动发生的内在机制，通过设计基于情感驱动的教学设计、变

革教学方式、构建学生情感发展的评价体系来完善这个发生机制,让情感促进学生的学习,特别是弥补审美共情、个性化这两个环节。

五、“情知”平行交叠关系在教学设计中的实践

高中语文文言文教学设计中,需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设定不同的情感目标;在每个教学环节中,也应该有预期目标和检测手段,设计相应的教学活动,帮助教师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价值观,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有效促进学生在情感方面的成长,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

(一) 认知与情感的相互影响

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如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直接影响情感反应。积极情感(如兴趣、好奇)促进认知发展,消极情感(如焦虑、厌倦)则可能阻碍认知表现。

1. 文本理解和情感体验。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感受文本中的情感,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作品。例如,在教授《陈情表》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对祖母的深情,从而更好地理解文章的主题。^[9]

2. 情感激励与增强学习动力。教师可以通过情感激励,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例如,对于在语文学习中表现出积极情感的学生,教师可以给予表扬和鼓励,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3. 期待。学生对课堂总是抱有一定的期待,认为在这类课堂上会获得舒畅的心理体验,由此伴随着这些学科在课堂外的迁移态度,更愿意完成这类学科的作业,更积极主动地去翻阅与之相关的资料或搜集相关的信息。

4. 长期发展的协同作用。认知与情感的协同发展,认知和情感长期发展相互促进,认知提升增强自信,积极情感推动认知进步。认知与情感的平衡发展是终身学习的关键,帮助个体持续学习和适应变化。

(二) 教学设计中的情感驱动

认知与情感目标的结合,教学设计应同时考虑认知和情感目标,如通过激发兴趣来促进知识掌握。情感支持的提供,教师应营造支持性环境,帮助学生应对认知挑战,保持积极情感。

1. 个性化指导。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情感特点,进行个性化的教学指导。例如,对于情感敏感的学生,教师可以通过鼓励和肯定,增强他们的自信心。^[10]

2. 整合。学生需要将文言文所传递的价值观整合到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需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反思和内省,将所学内容与自身的生活经验相结合。^[11]语文教材中的许多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情感,教师可以通过情感体验,帮助学生理解并内化这些道德观念。

3. 内化而外显。学生将文言文所传递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体现在日常行为中。这个过程是因人而异的,具有不同的认知程度和情感体验的学生,思维方式也是不同的,内化而外显,最后落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也是不同的。^[12]

(三) 学习过程中的互动

认知目标驱动情感,学生在达成认知目标时,情感状态会随

之变化。例如,完成复杂任务可能带来满足感。情感状态影响认知表现:积极情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知识,消极情感则可能降低学习效果。

1. 情境激发和情感共鸣。老师创设情境,提升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主动阅读文言文作品。教师可以通过情感引导,帮助学生与作品中的人物或作者产生共鸣,学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从而提升文学鉴赏能力。^[13]

2. 构建师生关系,营造课堂氛围。师生之间的情感互动对教学效果的影响较大,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注重与学生的情感交流,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14]

(四) 认知与情感的双重评价

朱小蔓认为情感评价是教育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并将其纳入评价体系。认知与情感的双重评价,评价体系应同时关注认知成果和情感反应,如通过自我反思了解学生的情感体验。反馈应涵盖认知和情感两方面,帮助学生全面成长。^[15]

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情感表现,给予他们及时的情感反馈,帮助他们更好地调整学习状态。但是,情感目标不像认知目标那样容易量化,因为它们更多地涉及学生的内在态度和价值观,不像知识和技能那样容易测量。可能需要研究者结合质化和量化多方面的测量方式,获取多方面的信息,进行综合判断。评估学生在情感认知、反应、价值判断、价值体系构建及文化水平上的发展情况,构建学生情感发展的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 [1] 韩卫娟. 基于部编教材的文言文吟诵教学法初探[J]. 语文建设, 2020(08): 6973. DOI: 10.16412/j.cnki.1001-8476.2020.08.017.
- [2] 黑宇宇. 西班牙文学中的共情性——以塞尔努达文言文为例[J]. 学术探索, 2017(01): 134-137.
- [3] 洪培琼. 论师生共情对师生关系的重要性[J]. 儿童发展研究, 2014(35): 70-73.
- [4] 胡虹丽. 坚守与创新: 百年中高中文言诗教学研究[D]. 博士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166.
- [5] 黄厚江. “有”文化”的语文和“有”语文”的文化——谈语文教学中核心素养”文化传承与理解”的培养[J]. 语文教学通讯: 高中(A), 2019(7): 6.
- [6] 黄梅. 学习的边界与教学策略[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2(3): 70.
- [7]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1.
- [8] 戴维·迈尔斯, 黄希庭等译. 心理学(第七版)[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 133.
- [9] 杜威著, 赵祥麟等译. 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43.
- [10] 甘媛. 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与学生共情能力的培养[J]. 亚太教育, 2015(4): 67-67.
- [11] 贾文娟. 接受美学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 [12] 高文. 教育中的若干建构主义范型[J]. 全球教育展望, 2001(10): 3-9.
- [13] 格雷戈里·希科克. 《神秘的镜像神经元》[J]. 食品界, 2017(01): 91.
- [14] 耿楚寒. 教育戏剧教学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20.
- [15]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增订合卷本)[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712-713.